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熙榮

篁墩文集卷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記

徽州府婺源縣重建廟學記

徽之婺源儒學重建廟學成學之師生相與走不佞請記以詔來者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斂衽復曰自虞周建學逮今餘三千年矣學記一篇尚見戴氏後世之紀學事者孰加此哉徒見贊爾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周程而

文公朱子生婺源道化所漸比於鄒魯後世之課學本者孰加此哉徒取偺爾雖然生朱子之鄉而復其遺規亦不敢不竭所聞為吾人誦之夫上之育才與士羣居而受之師者何學哉程子有言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令之人有志於學聖者孰不謂之妄乎然亦弗思爾士之希聖猶射之向的其中否存乎人惡有舍的而從事於射者哉太極肇而兩儀分五氣布人眇然得之以生者而聖人者獨可參天地何也盡其性也

人失其性而後視所謂聖者不啻天淵然則上之育才與士所以自養者舍性何以哉夫性之德具於心心之為物也易放而其要括之一言曰學學之為術也易舛而其要括之一言曰敬心非若異端之掃幻即空者也必具乎寂感學非若俗儒之洽物守陋者也必兼乎博約敬非若異端之一於攝念俗儒之工於稽貆者也必貫乎動靜凡此皆以復吾之性而敬也者聖學始終之樞紐乎推而極之積而不已則其體天德其用王道用有小

大而吾之所養者殆無施不可也自堯舜以至孔顔又至於周子其所謂學者盖如此乃吾窮聖性之原究心學之妙而歸宿於一敬則程子發之朱子闡焉實有功於聖門而有大恵於來學者也生朱子之鄉而為師者以教為弟子者以學其志之所存亦将有出於斯焉否乎執所業以應上之求者無閡也反躬踐實加之意而得失利害不撓焉庶乎此道之不孤而學校之興為有益哉避贅之嫌而不告人以老生之常談懼僭之罪而

不勉人以希聖之大志自暴自棄者也儒宮昴新其學伊始竊顧與吾黨之士樂成而究心焉若其學之興仆自宋以逮皇明具有記其仆則多以回祿之變莫甚今玆令玆所建者大成殿十二楹戟門二十八楹兩廡五十楹神厨宰牲房二十四楹在西明倫堂十二楹門屋二十八楹兩齋四十楹在東三賢堂會饌堂藏書閣射圃亭師生廨舍及諸庖廩祭器次第就緒繚以高墉悉用磚石以備不虞肇工於弘治辛亥某月某日訖工於

是歲某月某日主兹役者提調學政監察御史王公鑑之知府李公延壽承委者同知甘公昭而通判王公惟哲推官李公珍皆協力焉府檢校楊君忠績溪知縣髙君梁繼署婺源咸與有勞令知縣事常君濟亦作興是念而前丞李君應鍾令丞石君俊主簿曹君亮則受分委者也奬助相成者清理戎務監察御史吕公某縣人按察司副使汪公進知府汪公奎通判孫公冠暨義民陳原方等五人而鄉貢進士汪嵩王壽暨耆民汪思立等

七人典其出納尤謹用底於成請記者教諭姚君志仁訓導潘君紹朱君貞貞蓋文公十世孫以特奏來職教事兼奉祠云

竹南書舍記

流塘去予南山不一二里而近予每行溪上見西南山蔚然深秀有竹林高出若一島然人輒相指曰此詹氏世居也恒欲一逕造看竹不果已而識其彥曰貴存中存中喜問學尤善為古近體詩因相還往佳時良日命車

出遊若斷石村古城巖諸勝處率在流塘上下必存中與俱倦則必望流塘抵宿酒酣論詩意甚樂也一日存中指其屋後山上竹曰此植嘗燬而益茂僕於衆卉中獨愛之近為屋數椽山麓謂其在竹之南也以竹南書舍名之僕樂遊建陽每瞻禮考亭遺址窅然有高山景行之思而建陽書産也益購古今圖籍以歸置斯舍中展卷而長吟則此君之聲戛然不已者若我和焉掩卷而沉思則此君之心洞然中虚者若我契焉蓋僕之有

得於竹者如此幸夫子記之一言予曰不能也惟我先世發跡篁墩而南山竹院子熟憩者近復得北山別墅竹益蕃而吾曾不能吐一詞以重此君乃欲為予記竹南之居乎存中曰是有說焉蓋聞之人情多不暇於故常而有得於新見夫子無靳也則告之曰古之人有取於物者豈徒充玩而已哉將藉以為輔爾夫竹節勁直而不屈色青而不艷故比德於君子若其用之可貴則小足以備器物大足以供簡書調律呂非他草木可比

子之隠於此也讀書求志而不思其用之在将來者當何如是未為有得於竹者存中曰不然人之所為有立於世者亦各循其分而已僕生於斯長於斯其見諸用者孝弟之外何所事其行耕漁之外何所事其業哉若吾竹之不生於市朝而生於山林與山林士結歳寒之好而不渝者其迹一也夫子謂之何哉予不覺撫掌曰姑試子爾雖然子喜為詩者也他日當結詩壘於竹南剏新篺之粉臨風擊節與諸君子為存中賦之

耕讀記

宋碩儒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家休寧商山其子孫率能守故業而藏其遺編至於今弗墜若雷亨君則亦一人焉君間以耕讀自名其堉曰蓀田程陸來請一言記其事予謝再三曰耕讀之說古矣鄉先達若秋崖師山二公所以為吾人發其義者盡矣余復何言哉陸請之不置則告之曰夫凡世之以耕而讀者為士之常乎則因有偃然以執為夫子譏之者矣有毅然以不如老農拒

之者矣夫若是則將惡乎從而後為得哉是或一道也
荷蓧丈人有激之詞而夫子所以荅樊遲者陋其志也
豈謂稼之真不可學哉豈謂后稷阿衡之不足法哉所
處之地其所值之時有宜不宜爾君以詩禮之胄而生
治世獲與擊壤載芟之人誦先王之詩書禮樂有生於
畎畝以耕讀自名宜哉陸又進曰君少涉江湖令老矣
伉儷無恙子孫有成且年皆六十矣僕將以是壽之何
如曰可也耕讀之樂又何間乎若郤缺之相敬龎公之

遺安卒見錄於古之人為美談則吳君夫婦聯德偕老而以是壽之不亦善乎或以為郤與龐公皆貧而耕讀者君富人也不得擬之然予聞君雖富而尚義秉禮思自好以副文獻之後君子人也夫若是安知其追而與之同耶然則君之寘意於耕讀者固將兢兢然杜其侈靡之習警其非僻之念不特勤其身又將以示法子孫爾豈必服襏襫如東皐之農而後謂之耕乎事鉛槧如兎園之士而後謂之讀哉陸起拜曰是誠得吳君之所

以自名者且如先達之説未始不有發也請識於堂使後來者有考焉

李源書院記

李源書院在祁門邑東五十里令徽郡儒學生李汎彦夫之所剏置也李氏世居李源因姓其地源之人多業儒至彦夫尤力學有聲場屋其志蓋不止此也乃於所居之西百舉步闢地為樓十二楹購古今圖籍其上東西兩廡各八楹廳事十二楹花卉之屬咸以位置前鑿

小渠引活水其間種竹數百竿又前為碧照亭亭下隨
地鑿兩半月池蒲柳交翠墻外引水環之為橋以通往來
者澗上曰鏡山萬木森然下照水中蔚有殊意亭因
以名亭右有圃圃中為蓮池結草亭以供吟眺此書院
之大凡也彦夫以其父景瞻君甞給田二十畒資其學
不敢私作倉二儲粟以贍其族子弟之可教者同志往
還亦取給焉彦夫以甞學於予也來請記其事予觀天
地間無適非道亦無適非學學者徒溺於常駭於所不

可及其去道遠矣水哉之嘆鳶魚之察庭草川花之樂夫豈遠於事而有所謂道哉誦說之與弦歌藏修之與游息一也動靜交養顯微不二知道體之流行者無一不備於己而大倫大法初不外是豈非善學者哉事佔畢假聃笠而曰我學在是斯胡子之所謂非襍即陋者也或曰無適非學固也然必有所從入敬者入道之樞也令驟語夫道之大者而遺敬豈初學事耶此大不然敬者主一之謂非終日危坐之恭而力不得自安者也

當弦歌而弦歌當息游而息游取足以制吾情養吾氣縝密而不拘優柔而不踈夫然後見諸誦説藏修者可以精義焉可以育德焉積之恒而居之深理既窮而詞亦達其於道也幾矣此善於持敬者也彼以宴晦入息為非敬者非也敬何適而可離哉彦夫之書既美矣所以廣其考君尚學之心而為其族人子弟計遠矣予恐來者疑其多臨觀之樂而歉於專心壹志之功故語之以此他日以所學起而取大科躋顯仕未足侈也知道

在天地間無一不切已而不敢溺於常駭於所不可及俾其學足以淑身而用世使人稱曰是真紫陽夫子之鄉人其始無負於斯院也夫其亦無忘於斯言也夫

重修仁王院記

我高廟混一初嘗命官考正祀典而釋老二氏之宫獲存者視前代不啻十之一二若僦之休寧計其額幾以百數而獲存者四焉其嚴如此然又私以謂當時亦姑欲損之云爾廢者何咎存者何功比勘休寧故志而後

知令甲之非出於適然者也休寧所存者四焉其一為
仁王院在縣北二十五里其鄉安樂其山萬松盖自唐
咸通六年釋惟諒者始乾符中釋道淵號正覺子悟國
師始請於朝得賜額曰護國仁王之院宋寶祐三年釋
紹堅撤其弊而新之勝國元統中釋靜惠上智廣銑者
以撫衢及徽郡僧官前後住茲山值歲旱禱而雨至正
中連旱邑人汪教諭一麟兩奉檄禱立雨迹此觀之則
當時所以存而不廢者庸非出於斯乎自洪武以來院

日就圮天順中釋德善再起新之屋宇增崇像設又嚴亦多出於鄉人好善樂施者之助然未有紀之者今嗣釋明道恐久而蹟湮乃詣南山匄予記夫佛學之得失與祀法之應否在先正已詳不必論予獨見天下釋子之宫多據名山故佛乘其靈多顯蹟爲其徒而食其所出者多材士否則亦茍然而已盖山靈有等差而佛與其徒隨之為髙下殆亦出於理之所有者非歟若仁王之佛恒主兹山出雲雨以澤吾民於艱食之秋功載郡

乘其存而不廢固宜若惟諒紹堅與德善者居其地食其所出其材率皆足以有為吾人或難之者其仆而屢興也亦宜或者闢予言以為佛一也而絲棼之山川著於祀法而參之以佛無乃舛於禮乎是殆不然佛猶龍焉龍固有能變化興雷雨以澤物者亦有豢於人而為其所醢者仁王之佛殆所謂龍之澤物者歟佛猶尸焉古者夏郊以董伯為尸周公祀岱嶽以召公為尸尸固無常也仁王之佛殆可以為山之尸者歟或者以予言為

然曰子之說不獨可以幸一邑之為佛者因書以畀明道俾刻之庶後來之人嗣其業享其成知茲院出於高廟所不廢而著之令甲者其意主於濟歲拯民而已凡鄉人預有勞費於茲役者悉附名石陰

靜軒記

婺源汪君坤字文厚以靜名其藏修之軒蓋顧名思義而求副其父師之教也不鄙予授簡俾發其意將揭之以自警焉予聞聖人於易之乾明聖人之學於坤示賢

人之學具義廣且大矣然坤之道可一言而盡曰靜焉爾履霜而不怨含章而不露括囊而不言内直而外自方美中而文自見戒其亢爭而利在永貞大抵多靜之義宜文厚之有取乎此而奉以周旋也歟雖然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疑靜不足以盡坤之義而學之偏勝也奈何是大不然動靜不可相無而靜者動之基也靜有所養而不昧然後見於動也有所恃而不舛焉有置其心於糾紛膠轕之中而可以酧酢事變者哉故

周子曰主静程子以性静為善學學者烏可不首事於静耶静之何如必從事於中庸之戒謹恐懼大學之誠意慎獨體之以柔而濟之以剛方至於德成而業修則所謂賢人之學而其積之也厚矣由是其行可以不疑其出可以有終其處可以無咎其含弘可以成物其餘慶可以裕其後之人謂其非静乎得之而克有是哉文厚勉之汪世居婺源語溪本越公之後至文厚之高大父春坊司直貞一先生為國初名臣盖有志於聖賢之

學者文厚之父贈監察御史宗熅府君生四子其長子成都太守文燦公復以忠言直道有聲於時蓋文厚於父兄閒得相師友靖重簡黙思淑其身以世其家如此予子壎實太守之倩故於文厚親且稔而記不以辭

休寧縣蓀溪程氏忠壯會記

我先世祖陳將軍忠壯公以禦寇捍難保境全民之功在令甲則有祠在子孫則有會會之在休寧若蓀溪程氏其一焉會之約歲輪一人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

忠壯始生之辰合族人為位於家行奠獻禮禮畢序長幼飲福而散盖自其族之諱浩遠者始浩遠之子參亨又將申定規立常貯為遠圗而具其事以記請夫祀之有會莫知其所從起然易萃之彖曰王假有廟用大牲吉彖曰萃聚也會因放於萃之義而為之者歟禮立春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以祫祫合也會固有近於禮之所謂祫者歟祫之名通于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川夫子以義起則忠壯之會行於孟春固起於義而非

所謂僣者歟然則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攝衆志豈徒豆籩之潔豐飲食之充溢而已哉是必有大焉者矣覩先祏之巍巍後肖之蟄蟄與其勲猷德業文章節義之表表見於譜而有光於忠壯者何如哉誦其言踵其跡俾出者為閒人處者為良士與諸族相高庶斯會之無忝也不然會之名雖佳而其實則藐焉末之有聞亦何取乎會哉譜忠壯十四世孫澐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中丞三世孫迪宋休寧簿云二子長大公諱

碩次察公諱照同居邑之山斗碩生行仁行仁生諸四再居蔡溪而浩遠去諸四則十六世矣成化中予作統宗譜會者四十四房山斗子孫自祖其所自出而蔡溪以事不克會故泰亨奉其所藏至正譜請訂於予予訂之良是因續其派以合於山斗界譜一編而又記其忠壯之會如此嗚呼世之人方寶田籍重逋券或致禮於非族之祀徼福於老子釋氏之宮醵金鳩廪日遑遑而不為恠也其有能究心力於世譜先祀若蔡溪程氏者

亦何可多得哉因併書之以告後來者其受譜之詳別見予所識云

筠谷幽居記

朱君彥榮所居休寧城北松蘿門下折南以西草徑盤迴樹林陰翳而竹尤盛蓋雖邇闤闠而不聞喧囂當蘊隆而不知暑因題其屋之楣曰筠谷幽居予時訪君輒坐語終日曰此非逸人隱士之所樂以終老者耶君一日過山中請記予謝不能不可曰子之先世曰篁墩子之

所常居曰南山竹院又近得竹林清溪上善居竹者宜莫如子矣請必無辭則告之曰竹之為物所以排風雲傲雪霜比節君子為昔賢之所愛而詠嘆者不容賛矣賛之徒見其贅爾亦何足以軒輊君竹哉君之先出宋侍郎子淵之後嘗獲覯其所受誥牒及賜塟處規制歸然更代猶存盖徽國文公實同所出而侍郎顯髙宗朝與韋齋相後先今所居猶宋第也閥閱相承不替益隆過之者尤相指曰此侍郎家也顧君不以此相矜詡歆

然若不及享園林之勝而名之筠處城郭之中而號之谷生軒冕故家有輪奐之美而於所居命之幽其高情遠識蕭然有逸人隱士之風而不與馳騖者競是誠宜記哉昔文公所居有雲谷谷之中有竹塢皆杖屨所經為藏修息游之地其見於記於詩者可徵也然則所謂谷與筠者君家固有之有之而不副其實焉可乎視筠之節以勵己視谷之虛以受人視居之幽以習靜而遠俗若是者以勖君何如君起謝曰可矣予從子塏委禽

朱氏故予得與君游嘉其志而記之又從而歌之歌曰有緑者筠蔭斯谷兮彼居之人媚幽獨兮又歌曰有深者谷蔽之筠兮孰與之居彼幽人兮君聞之喜而擊節和之三終遂命侍史書寘之壁

壺天秋月記

葉君孟奇所居在休寧城北朱紫巷葺搆新啟甲於一隅又取其直前隙地一方數畝周以垩垣中為一軒鑿池其下環之石闌因以壺天秋月名之祁門李生彦夫

雅善君為請一言記之予於孟奇亦善亦每過其軒葢嘗有詰君者曰壺天秋月之名美矣然不以日而獨有取於夜不以他時而獨有取於秋無乃不廣乎予曰不然君子之所得不於其恒於其暫恒者其常暫者其變也春草之夢夜雨之詩因一時之感而千古以為美談何哉善取其變而安常處故者不足以知之也君之與客觴此軒也偶值夫涼秋永夕水空月明之時撫纖塵之不驚奉一盃以相屬金風徐來沆瀣交下天景劃出

妙與心期有不知軒之為蓬壺方洲而遺世獨立者矣此其所以名軒而善取其變者歟或曰孟奇家號饒裕又嘗旅於四方蓋日不暇給而又以專壺天秋月之名為已有可乎予又曰不然君之所得不以其境以其人不以其名以其實若孟奇者孝友之行孚於鄉且倡其族為敬宗修睦之舉而周窮賑乏之捐廪弗計也好客而慎交遇賢人君子必延致請益不倦雖不有壺天秋月之境而其人可書也雖不署壺天秋月之名而其實可

與也況㷀其境與名而有之者乎雖然人身一壺天也人心一秋月也達人觀變有得於言表則所謂境與名者固無待於外求亦何必取足於一軒而後為得哉或者憮然曰夫子之言進於道矣請書之軒以壽孟奇俾得覽觀焉

梅竹軒記

臨溪吳君尚質構新第於舊居之旁闢一軒以處軒之前後梅竹森然君玩而樂之因以名之其堦程文求者

予族子也為言君之為人嘗與之賦詩矣心以為未足請廣其説予久不能為之辭蓋梅與竹在江南家有之非難致之物而其高標雅致出乎古之人愛重品題者亦略盡矣君則何為有取乎是哉中世以來文勝俗靡起居服食之間無不求異乎人者若軒齋堂臺之扁其尤也吴以豐碩名其鄉至君益盛當華搆鼎新之日宜有佳稱以自標榜而獨於梅竹乎取之亦惟從其實焉爾跡是覾之則君之行已處家接人應事之際務實而不

求異於人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君之所謂務實者豈苟焉而已實者吾所有之恒德而人之不克有者恒鮮覩於梅以自潔則有以愧夫世之汙不廉者覩於竹以自植則有以愧夫世之懦不立者是雖謂之異乎人可也然豈求異於人哉吾又見梅竹之經見者不以韻而以材不以華而以實與後世詩人文史之論梅竹亦異蓋其大者必可以協翳招之奏供鼎鉉之調而後足貴也豈徒寫烟梢雨葉之圖吟水香月影之句取足以充玩適

情而已哉凡新居者必以頌古道也故竊意吳之後必有興者書以記之而取徵於是軒

挹秀樓記

休寧邑南四十里曰蓀溪蓀溪有程氏自山斗徙而來居三百年矣程氏之彦曰泰來氏嘗建樓二十楹於居之東虛其中以禮賓客高明爽塏雄冠一鄉一日與其友黄景初吳雷亨及其塾賓吳以傑馮虛四顧見山之秀而蔚然以峙者如揖水之秀瑩然以環者如帶烟霏

出没魚鳥泳翔林巒髙下一覽可以盡得之於是三君者舉酒相屬曰壯哉斯樓請以挹秀名之越翼日託以傑來請記予曰是未可記也俟好天良日駕巾車訪蒜溪之上登其樓覽觀其勝槩而後執筆焉可也曾予有召命則語以傑曰吾不獲登斯樓尋盟山水間求一日之樂矣然記烏可已哉夫山川之以秀名者物産不足以當則鍾之人盖得其清淑之氣者為才行為文學為藝能得其長厚之氣者為壽康為富碩為多脩理勢

必然不可誣也休寧邑南數山水之秀者蓀溪與焉而程氏實鍾之程氏居擳比鱗次於山之椒水之澨而斯樓獨擅之則斯樓之以秀名也將以昭程氏人物之盛豈獨挹之而已哉泰來之父浩遠亦智士有子六人泰來行七孝弟有聞知尚義秉禮之為貴而産益充泰來亦有子六人率負幹局分綜其門務之勞而泰來豐頤偉髯老而益健非鍾其山川長厚之氣久且多而克有是哉雖然山川之所以為秀者不但此也泰來之孫曽

宜數倍於今茲則所謂清淑之氣當不有鍾其人而顯於世煁然爲斯樓之光與山川相峙而高者乎景初家五城雷亨家商山於泰來有姻戚之雅而蓀溪之程予同姓也故記以貽之若其山川之美厭飫之餘臨風賦之者必盛當悉置樓壁以俟予晚歲乞身南歸與諸君登而評焉

時習齋記

國學鄭君萬里自以其名鵬因號二溟東人間諗於予

予曰不可是莊生之寓言爾非吾黨所宜自命也君請更為時習習者鳥數飛也其義於鵬亦近則又諗於予予曰善哉是可居子矣君因名其齋而以記屬夫魯論二十篇首學之一言然必繼之時習者豈伸其佔畢而已乎蓋朱子之所以釋此學者炳如而人莫之省也夫學以復性性者受之天具於人之一心心茍放焉則雖效於人而妙似之亦何益於我哉出入無時而操存舍亡於瞬息反手間可畏如此此學所以貴時習而中庸

之戒慎孟子之收放心其說一也故善學者必首事於言動加謹於念慮內外交養而窮理以輔之力行以終之則天之所以相畀者向雖不能不欲於外誘一旦炯然來復於我善益充學益熟其中心之喜何啻楚弓之獲趙璧之完而已哉朋來而樂世不我與而不愠斯為君子人矣積而進之體備用宏而純亦不已之妙亦可馴致焉豈非時習之極功也哉或曰時習者窮理事也在大學為格物致知子何得反之嗚呼是心學之晦而

誦朱傳之不審也古者小學之教嚴人生而為治性養心之地者葢什八九矣故大學以格致為始教俾因其已知者而益明之以求致乎其極云爾小學既廢則人之為性早已鑿矣而遽先之格致是猶水之原未浚而汲其流木之本未培而擷其實未有不涸而瘁焉者也然則後世之學豈不勤勤於時習之訓自以為勞且得哉高者墮於訓詁卑者梏於詞章而古人所謂性學者微矣老佛之說烏得不橫流於世而幽闇髙明者胥為之

陷溺哉鄭君與予家同郡元師山先生之裔孫其學有源負氣節恒思以聖賢為師故因其請而畢其所聞願相與共勉焉

古城書屋記

應氏居淳安縣西半里曰古城土僻而境勝有園池之樂無輪蹄之擾蓋可居之地也應之産曰惟善君者構屋數十楹命子顧藏修其間榜曰古城書屋當是時顧之孟兄顒歷官南京大理丞而惟善君亦受恩命封御

史矣其諸兄煥焞暨熔或長區賦或綜其家之有改歸然鉅宗為邑之望顧其族日繁其舊之居日隘至不可容而惟善君亦捐館矣顧遂與熔議即古城書屋徙而居焉時丙申季冬也於今十有八年矣而顧以太學生授山東陵縣司訓以其昉居古城而有開業起家之責於將來不可無紀乃以記屬予觀世之人凡卜居者或喜近城市而取便於貿易或樂就林畝以求足於收穫皆以為其子孫憂而圖永利者也然商有時而歉農有

時而歎則所以為永利之圖者反失其故業往往有之若孟母之遷必近學宫書以肯堂肯構責人之子豈非後世當法者哉今應氏之父以書屋居其子而子定居之是固有得於孟氏之遺風而能以堂構為志者歟吾知應氏之居此者以經史為菑畬以道德為長府出為才官處為良士老有養少有教無商數農歎之足虞則所以保此書先此屋者寧有既乎斯干之雅著於詩輪奐之頌善於禮盖凡有所定居而落成者誠不可以無

紀也矧淳安與吾徽接壤順流而下瞬息可至他日南歸當拏舟訪古城下求其先之遺書而閱之凡應氏佳子弟習詩禮而志堂構者必益衆吾將以是卜斯居之吉而後賦頌之是為記

香山永安禪寺觀音閣重修記

西山之刹以數百計香山號獨勝層樓疊屋翬飛岌立於林巒紫翠中若畫圖然觀音閣據寺東隅視諸閣尤峻憑闌四顧令人毛髮森聳如將脫塵氛而與造物者遊

真天下之奇觀也閣久漸圮寺主左善世定暟東白嘗語中貴諸公擬募修之計茲役之不易舉也太監李公興陳公冕為之上聞詔賜内帑白金彩幣倡之遠邇聞者咸樂為助乃以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啟工以明年某月某日竣事觀音之閣巍然復完財力所餘不敢私有凡所居之狹者闢缺者葺敝者新由是香山之刹視昔益勝東白以是役之本於上賜與衆力不可泯也具始末請記予觀浮屠氏與諸公貴人生太平之世受

國畀思往往能捐重貲以舉大役思以祝上釐造民福事雖邈乎不可致詰其心則亦出於愛君之常無事乎記獨其所以奉觀音大士疑久無發之者恐其徒亦未有見解則不可無一言夫佛之為說宏肆演迤莫之可竟也惟觀音號圓通其法以為身之圓者弗通通者弗圓獨爾根圓通可以普濟非若目之所極有限而不足以盡宏慈至願也佛之說如此然西山先生真氏則直以為寓言作一轉語以利慾熾然為火坑貪愛湛溺為

苦海一清凈烈焰可以成池一警省覺舡可以抵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無怖畏將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無忿嫉將如獸自奔西山之言如此則後之登是閣保是役者即寓境而思寓言所以祝上釐造民福將不有得於堂構輪奐之外而恍然自失者乎是殆不可無記東白常熟人宏慈禪師玉磵清公再傳之弟子也李方曇公與講經古儀縉公皆主是寺古儀以傳東白東白以傳左覺義宗銈咸以興教瞻徒為己責而東白讀

儒書習詞翰憲廟時嘗被選入内廷率衆書佛經受賚

賞獨優葢一時緇流號有材局者必曰東白云

勅賜廣惠寺記

崇文闗之東十里而近曰深溝實都城孔道凡中外官

僚之出入與計偕之士輸貢之吏兵民之漕輓商旅之

走集往來之所必經顧其地也下霖暑不時則泥淖轉

甚行者苦之道傍古刹曰觀音菴莫知所從起天順初

有釋宗喜來葺茅居之浚井以濟渇服衲茹澹節縮其

所有則具畚鍤以崇其基施衣鉢而易可食之田餘二十年矣司禮太監黃公司設太監覃公嘗奉詔有事於外過焉相與健其志而憫其成之藉也乃各捐金相之拓其地宏其規召工庀材而遣人董其役中為大雄殿八楹後為大士殿八楹左右為伽藍祖師之堂十有大楹前為天王殿八楹鐘鼓樓各四楹在中門之外方丈八十楹分峙於西東巍然翬飛爛然綺錯輔之長廊繚以大墉為山門三為石梁二凡位像之設經幢之飾香

燈之供法所宜有者咸備罔缺不踰時而得偉觀於荒墟灌莽之間困者有憩渴者有飲祝聖釐而禱豐歲者有歸其繕之精成之亟視出於公者反有所弗逮盖民之宜佛如此於是覃公具其事以聞憲宗皇帝可之賜名廣惠寺俾宗喜為住持又以釋宏義為僧録司右覺義兼住持實成化丁酉春二月八日也宗喜既即世其徒惠清嗣之始以記請予聞佛之為教非一端其大要則覬以普濟為事盖凡可以救燔溺而拯疾苦雖捐其

生弗恤故後世雖災負屈者瀾倒歸之其教至數千年不替益盛於虖博施濟衆之説堯舜之所病也而况為瞿曇氏之學者哉追惟先帝大聖至仁恩浹海宇雖一寺之建亦寵嘉之至以廣惠為義其欲使天下之大無一物不獲其所從可知也是不可無記黄公覃公在帝左右富貴尊榮而能推利濟之心捐所有以成兹舉則申其功以告來者亦宜黄公名賜延平人終於南京守備覃公名文廣右人今掌御藥房兼惜薪司仍督上林

苑及南海子為國老成委任益隆宗喜嘗居西山崇化寺有戒行而恵清淳謹能繼其業圖昭其師於四方事得附書

禄養堂記

翰林編修蔣君敬之將請假於上省其母太孺人於湘源乃前期告予曰冕不佞官史局侍講帷三年獲推恩老母受顯封而聖製有永綏禄養之言拜稽奉誦感激無已敬摘以名我奉母之堂幸執事為記之將歸壽以

獻固讓再三踰歲矣而請益力則嘉歎曰祿天子所以養士士資以養親恒典也敬之乃獨以之名堂何哉豈非侈上恩昭母德而不敢以恒典例視之哉敬之於是知所重矣太孺人出鎮南陳氏歸河西令蔣公壺內之行號稱賢明不幸中歲而寡殫力茹苦以成諸孤敬之其中子也年十四舉嶺右鄉試第一人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令官以文名四方其有茲祿也無歉太孺人壽幾六十親教子而享其成其有茲養也無愧若是

者誠君子之所予也而以之名堂示不忘宜哉雖然編修令從官所受者古中士之禄也君子予之非謂其子職之稱而親享之足樂哉使實與名盭才不副其官則上之人雖加以殊禮禄之萬鍾徒足以貽其親之不韙爾綸綍在堂湛恩汪濊敬之時奉一觴拜起為壽曰此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亦將囅然盡觴而喜曰吾誠安汝之養哉登蔣氏之堂者企敬之之孝而仰太孺人之慈行賢者益興不及者益勉則一堂雖小而繫風教於

一鄉亦大豈直歸榮而已耶敬之才器清粹志識冲遠其功名日新禄日榮則其母壽日臻養日豐誠有如聖制之所期者矣鄙文惡足以重斯堂獨念敬之相與深不可無紀太孺人長子昇與弟同年舉進士為南海令以循良被旌異當召季子昇治經儒學亦有聲埸屋間堂構之業蓋未艾云

保翠堂記

凡宇中以晚翠名者在植物為松范魯公所謂鬱鬱晚

翠者也在峙物為山子朱子所謂翠屏晚對者也故世之人有矜晚節介晚福者必以是擬之而吾友金君希傑乃以保翠名其堂豈自以其家特殷盛思保其所有於晚歲者耶金君世居邑南為巨室好義秉禮鄉人亟稱之至君而産益拓族益華鼘然一邑老成人尤審交畏事以豪侈為不足道也鄉飲行有議及賔位者人必曰金君有司嘗署耆民聽一邑之訟議可當者人又曰金君君每固巽謝不能人必羣起言部使者部使雅君

行義亦每固强之君終辭耆民退處於家其高風遠識如此年七十謝家事付兩子而以保翠名有以夫君間以記屬予予盖嘗登君之堂指其輪奐之美而嘆曰盛矣當不思所以保之乎既而目其堂之顏則又與客頌曰是誠知保之矣夫仁者樂山故壽而君子之節非松莫能嬈之也故松之後凋載於聖訓山之不騫詩人頌焉既節而壽在古為難金君思有以保之將何如其保之耶毖言行而使其名之不隳也啬起居而使其身之

不疵也夫其名之不隳則可與勵世之貪得冐進者矣其身之不疵則可與警世之忘生徇慾者矣然則後之登斯堂也行其庭有松焉其翠翳然可撫也望其門有山焉其翠矗然可仰也人以物髙物以人勝則安知夫松之為君乎君之為松乎又安知夫山之為君乎君之為山乎葢至此而知保翠之義可以名鄉閭戒子孫矣予雅與君厚善故記之又從而歌之歌曰有晩翠兮松之堅兮君子保之德履安兮匪保其翠保其節之凌寒

兮有翠晚兮屹彼山兮君子保之福履蕃兮匪翠是保保其壽之不騫兮是為記

天津重修湧泉寺記

我文廟入靖内難自小直沽渡蹕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都北以來兵備加嚴地重事殷無所責成乃弘治辛亥置按察副使一人奉理置司天津巴渝劉公首被推擇而來適百度之弛也久公悉厥心以次修舉爰先事城櫓次及閱武場次及學宮

不四三年皆告厥成公以每歲聖旦令節及元會長至四
大禮必先習儀於所謂湧泉寺者寺止舊堂十有二楹
庳陋弗稱且其前地狹容僅百人講肄禮文多不能如
式方嶽入覲者前期集此或拜於舟中展敬而已莫可
致力公惕然曰是亦在我乃募工鳩材拓地若干步值
他寺在令甲當廢者三悉撤而用之湧泉一為正殿一
為前殿一為伽藍殿而移舊堂於後為具服所僧舍則
聽築於垣外由是習儀之際階墀高廣宮宇靚深儀衛

具陳冠裳就列儼乎若六龍當御八佾在縣典謁者有所藉而周旋入覲者咸得與事而免於苟簡覲者嘖嘖知禮之當肅也若此於是三衛具寮書來京師請記惟公治天津總一道兵刑之任而無利權可展布乃能節縮浮費修城浚隍簡戎器朔樓櫓興文教使櫜鞬之士熏俎豆之習屹然京師一巨屏又以其暇日修玆梵宮示人以禮其施之有序為之有法惡可不書之以告來者俾謹嗣之而毋忘斯役之所自哉或疑釋子之宮非

吾人所當起廢是亦不然彼傲利而干鬼神破吾民之力為異教者倡是誠舛矣令所葺者特藉此寬閑清寂之境俾遠臣敬上之至情其奚不可之有昔韓子謂浮屠氏有慕吾之道者拘其法而未能入令即其地與其廷修禮樂之容明上下之等設贊相拜起陟降進退之節秩乎粲然先王之制而昭代之所因也安知不有如韓子之說可化其徒使歸聖人之教者哉是亦可書公名福字天䕶起進士甲科屢更中外以公勤練核著稱

一時其功名當益有大馬是役也董之者指揮周縈千戶唐玉佐之者指揮倪雄黄溥吕昂裝繪梵像者士人張俊民等而主是寺者釋某也法得附書

義塚記

山東按察副使太原陳公奉璽書飭兵備於臨清一再朞境内輯寧盜訟衰鮮政益精明而有餘力乃令於州曰臨清南北之衝也兵民襍居商估大集四方之人就食日滋不幸而死無主者有漏澤園以瘞其有主而無

地或客死無所歸者往往寄櫬釋老之居歲久若忘甚之有舁水火者暴骼露骴行道嗟憫寃穢所蒸上干時和自吾之來莅於兹也得罪人所上公楮甚富既以之糴粟賑吾人之生者餘八萬有畸其令知州事張遵易亢爽地河東西岸各畝二十繚以崇垣井畫之井方廣以丈其隅對樹所宜木四而中葬其一櫛比碁布使無相亂置籍以記死者歲月豎石以識其姓名州邑族遷攺焉各剏屋八楹召僧二以守立坊表之曰義塚亦庶

幾足安吾人之死者乎其為之毋怠張君聞命奉行惟謹悉本公志不日告成居者興感聞者加額謂公之固存恤亡雖古仁人何以踰此於是張君使來請記惟周六典大司寇之屬曰蜡氏掌國之骴禁有死於道路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蓋先王仁政必窮民是先故死遠外者主維周恤若此其至恒懼一夫之或失所也而後世缺焉治不逮古豈一日之積哉陳公起名進士歷監察御史司刑

外臺能職思其憂修復周公之遺法廣聖天子仁政於一州其賢於人遠矣古之君子觀人也由一事而占之得其大焉夫公楮不留以自殖而捐之人俾生有養死有藏庶也死者且矜恤之而況其生有不獲焉者乎明法訓兵以剌貪刻戢奸盜俾枉者平危者安勇也庶以基之勇以出之非志仁者惡足語此而陳公有焉是可無書以告後之人而為受詔分司者之義倡哉公嘗以是楮費重建州學宣聖廟甚偉又造公宇六十四楹養

壯士五十配以名馬授之甲胄弓矢日肄其間而亭之曰蓄鋭浚鹵井得甘泉而亭之曰漱玉士馬沾足旁可及家食者殆恵澤之徼也以非與塚事不詳著公名璧字瑞卿慎操履喜問學屢有正論聞於朝更踐所至不為勢怵懋勲碩畫在异時有丞轄之望焉張君河隂舉子自知新樂來為州能副公託以成兹舉亦一時良有司法得附書

董子祠堂記

周衰道否極於秦至漢中葉乃有董子董子生孔孟之隣封自其少時力學至三年不窺園遊究極斯道獲有聞於坑焚之餘西京諸儒不及也盖其論道之大原出子思分義利伯王合孟子對天人三策又有得於孔門體立用宏徹顯不二之義致君三代比跡伊吕誠有其具焉顧武帝方喜征伐求神仙相公孫宏等而樂詼俳詞賦之士有道如董子者惡能舍所好而致之用哉斥之以相王國於下邑俾不得妨吾之有事豈世運使然

亦斯民之不幸耶尚論其人雖兩程朱夫子未始不推尊之以為度越諸子采其緒言為法於學者可考也至元道否甚秦我高廟龍興文運復盛洪武乙亥即從行人司副楊砥請以董子侑食宣聖廟廷憲宗又用輔臣言追爵廣川伯董子之道益顯而廣川實其故鄉舊屬平原平原今德州也有書院在儒學東久廢正統辛酉知州事韋景元得石碣於廟廷東廡下大書深刻董子讀書臺五字急詢其故址復焉繼知州事王縉及分督

庚事戸部主事畢孝朔祠堂八楹於臺後合鄉賢以祀名之曰聚賢則成化癸巳也今山東參政林君按察僉事鈕君行部德州以舊宇圯陋且位大儒於叢祠非便請於巡撫都憲熊公以命濟南府同知王從鼎俾為專祠八楹寢堂十有二楹門樓八楹前後廂屋十有二楹仍築臺樹故碣於寢堂下作亭覆之肇工於弘治乙卯孟夏踰兩月落成凡工料所需皆出規措不以煩官舍菜之日士民大悅以為盛舉不可無記於是兩君入賀

京師詣走以請走以譾學辭不獲謹書之俾生於斯學於斯者慨鄉邦之先哲當暴秦絶學之後獨為其難者我乃優游暇豫弦誦之區可致力斯道而忍自負於盛世耶勗哉其未逹如董子之志毋燕游廢業其既逹如董子之策毋曲學阿世又因以進於程朱上窺鄒魯以副我列聖主張斯道之盛心庶新祠之成不止於潔豆登美輪奐而已道泰之徵由一州而占海内可知焉兩君之功顧不大歟林君名元甫戊戌進士歴吏科左給

事中鈕君名清辛丑進士歷監察御史並以才行推擇起為方岳覯此舉可知其政而得其人是為記

篁墩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篁墩文集卷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記

先壠碑陰記

敏政不孝既奉葬我襄毅公曁太夫人於休寧東南山之原𢌞號慟而識其襄事首末於碑陰曰先壠山起自邑西甚遠至紋溪之南聯岑複嶂抵流塘山麓隱然别孕一土阜若古榦之新枒蜿蜒出田間過蜈蚣嶺爲兩

陂所阨而復紆凡起伏數十前走却顧左蟠右迴至南山塘突然中止圓岡殿其後兩水交其前則今穴是也蜈蚣過峽之右復孕一阜佐正支以行裏穴而北若一玦内向紋溪之水與山俱來直瀉如練忽虬屈繞穴而南越古城巖始演迤東注然為巖所障不見其去也升圓岡而望四山環合無少罅隙一屏山適相拱馬稍左一峯秀揷雲表蓋吾歙人謝子期之所擇而定焉者也先公賜葬以成化庚子七月念四日當是時術者雲集

或以為小成或以為全𠈱或以甲寅向加艮為非是獨贑人曾守經與子期論同而凡位置髙下增損通塞一惟子期之聽穴深七尺土正黄其半有鵞子石數升具五色光彩相射其下土膏融結若錦繡紋者尺許遂作雙壙虚其右藏二栢簡二油缶以取驗後來有目者知為吉壤也葬七年弟敏德謫官而卒又明年敏政被放歸田由是議者閧然歸咎子期以為非改卜其家難未已又四年敏政被召還朝明年進秩三品又明年得次

男議者少戢而太夫人棄背以弘治丙辰正月六日奉詔祔於先公值子期他出未歸因別致諸山人諸山人者復倡言方位誠戾法當有水且陰戒家人多置灰炭畚鍤扉桶之屬以俟敏政雖不謂然實切內懼爰先一夕親督啓壙則有氣蓬勃上騰其土若膝輒若焙栢簡尚新而不朽缶油悉凝為蠟而不敗於是先公之葬十七年矣衆共駭嘆以為地靈所鍾不誣如此若子期之為術精確明遂亦豈近世所易得哉嗚呼凡所為擇葬

者欲親之遺體乘生氣獲安妥而已餘非所恤也世之術者既不察此又忽於郭氏之書與考亭西山之論一從事乎羅經謂地美惡人吉凶皆繫星卦方位之合否附會傳習以訹人而牟利斂政蓋深悼其非而獨幸左見之定以少追不孝之罪於終天也故詳著之以告後人且使聞者因鄙説而審於擇術或可為仁人孝子慎終之一助云三月既望

壽徵圖記

南京工部尚書胡公還政居淳安十年矣弘治丙辰歲三月朔壽當八十客有以古壽仙圖上慶者遣書抵京師告走曰凡人之以詞壽公而各致其隆焉者比比也顧公之所以受知上下者或未之及盖公以御史考績都憲陳僖敏公書之曰清慎公明太宰王文端公書之曰勤慎初受勅則有詳慎端方之褒再授誥則有清慎之褒三受誥則有清謹與全節之褒言無間於朝野無間於久近目擊耳聞翕然一談謂美之者非溢詞當之

者無愧色公議確然不可易如此予職史氏顧書之為
公壽而因以儆夫名實之不可爽也走家新安往來青
溪必拜公於里第竊窺其德容撝謙詞氣淳雅操履峻
潔將使夫側媚者自沮淺薄者自慚躁慢者自失誠有
如列聖所嘉與前輩所許者宜其享高年備盛福而為
之遠祝前期者未艾也相昔畢公以四朝元老保釐東
郊康王稱之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仲山甫為王喉舌
而吉甫美其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且以明哲保身夙夜

匪懈為言盖古之君子進德修業孜孜焉不以老壯而異也考公平生自擢高第仕中外歴五朝官大司空典留務恭勤畏慎效法畢公而明哲始終比跡山甫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詩所謂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其公之謂乎矧今八十伊始精力堅强將由兹而九十以底於百歳𡚒然偓佺之流安期羡門之屬如斯圖所繪者有司因鄉射之行而問政天子舉養老之禮而乞言號壽俊於一時稱人瑞於天下垂盛美於後來誠邦家

之光也豈直吾黨私慶而已容為金陵貝琪盖公故舊子弟而託為之言者吾宗人禮部郎中愈亦公姻家云

容星亭記

嚴先生祠之東故有客星閣久廢弘治丙辰夏五月廵按監察御史吳公至嚴州進謁祠下詢閣之故址所在不獲乃步度於祠之西得地焉秀爽殊勝以語分守參議吳公及知府李公曰懿哉客星之名惡可泯乎宜易閣為亭以還舊觀咸應曰諾遂集材繕工以是月經始

又一月亭成丹堊歸然上出雲際下臨江滸而境益勝於是吳李二公專書來以記屬惟先生祠事有范記與諸先正之論備矣獨客星之說載范史或者疑先生於光武交布衣一夕共卧以足加腹無大異事天至為之動星文以表異無乃褻乎予以為不然天人之際甚邇也道德勲庸風節材藝非常之人天實生之代不數公况百世之士哉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此待天下之一遇光武之主猶以為未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侯

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澟然下飭若浼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揆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故一起居之間天必示重焉而或疑其為褻豈善觀天者哉開東漢之風節大有功於名教孰謂其無徵哉予既嘉諸君子起廢之功記之且著鄙見如此後之有事祠下者退而登亭指釣遊之處與桐江之水致高山景行之思尚相與嗣葺之而無替焉可也御史

公名瀚歙人奉命按浙一年公恪有聲思以廉貪立懦為己責故於先生祠亭注意如此予家休寧每道河下必瞻禮乃行而釣臺孤峻山路嶢峭恒不克一登為快近吳李二公爰先亭事規措剗拓去險即夷凡四里餘費鉅且勞事得附書吳公名紀衡山人李公名德恢東安人皆勤政宜民故能副觀風者之志表先賢以興士習清治原非世吏可及是為記

慕親堂記

祁門西城方君克振以弘治丙辰之夏為壽五十矣里黨姻戚將舉酒相屬為慶於其堂克振黯然蹙額而辭曰我先人負才亢宗不幸年二十六賫志以殞英時甫三歲我先妣孀居自夭年五十九抱節以歿此終天之慟也程子有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而乃置酒為樂何心哉衆共嗟異而罷克振舅氏程君用仁進而語之曰子之罷慶是也古稱至孝者曰五十而慕吾將以慕親題子之堂以著子之孝何如克振則又愯然歛衽

而辭曰英聞在昔惟顏子有晞舜之說我何人斯而敢當是用仁曰不然上有建極之君則恒欲納民嚮之以五福夫豈以其分之貴賤資禀之智愚限其所至而禁其為善哉孟子有言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其為鄉人而不如舜也孟子豈為是大言以罔天下後世哉是必有道矣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反是而為利則蹠之徒矣蓋天下之事出乎此則入乎彼子豈可不自力於善利之間而決取舍以副里黨姻戚之望哉

周子嘗有取於顏子之學矣其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賢聖之士固不可企乃若服田力賈而業詩禮求不失其令名為歸極之民以庶幾於舜徒獨不可乎克振矍然自失曰命英矣請從事焉以無負長者之教於是用仁之子啟來休寧以告請記之予以其問對不舛於道且用仁吾宗也輙次第以授之然則克振出入以時觀省尚期由五十進於六十七十而底於期頤求所以為終身之慕者吾將考德焉

洞元觀重修記

祁門縣東一里有山曰祁山高拔深秀縣因以名而洞元觀實據其麓山三面壁立中竅為石室曰青蘿巖亦曰棲真巖乳泉出焉考之圖經盖漢將梅鋗故宅唐大歴中置觀曰龍蟠宋太平興國中改通玄又改洞元相傳有孫元明者於此仙去元至正末悉燬於兵殘甓斷礎無孑遺者宣德壬子道會周允中與其徒方志良始言有司募工修復薙荒而勝剗險而夷贖其侵疆拓其

故基為玉皇樓八楹紫微閣十有六楹三清殿八楹東寮十有二像設有嚴鐘鼓在御置田立籍還其舊規而允中卒志良為道會益嗣葺之既老則以付其徒鄭碧鑑碧鑑以茲役之不克竣也殫智畢力節縮浮費告所還往助者益衆而前知縣事御史曹君鳳今知縣事韓君伯清皆憐其志佐其費遂為四聖殿十有四楹東廡十有二楹方丈十有四楹祖師堂十有二楹道室二十有二楹過廂庖屋十有六楹鐘鼓樓各十有二楹又為

獨秀樓八楹高者翬飛下者鱗次金碧焜煌丹堊鮮好而凡為闈為墀為街道為坊表咸以文石堅緻如法葢自成化庚子抵弘治乙卯十有五年而洞元之役始告厥成於是碧鑑因予族孫啓來休寧南山以請記夫世之號有起廢創始之功者非其人志之堅行之恒則不能以有成幸而有之類必為肖子為能吏為服采綦方之臣不可得也而碧鑑一方士無所承於家藉於官以其獨任之勇積久之力成偉觀於一墟繼前功而丕振

非庶幾乎志堅而行恒者其孰能之彼有所承藉而反忽於其所當爲至無以副其前倡其後予固惜碧鑑之功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後之人撫忠賢發跡之地而想其破秦拯民之烈徇羽人巖棲之志而企其遺塵高世之躅重前代祝釐之意而仰戴我列聖咸和並育之澤益堅其志恒其行心碧鑑之心而俾無替焉可也碧鑑家邑南塘司徒傅之後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九月望日

義路亭記

歙溪南吴以時過予請曰以時之姊氏適歙信行汪元玘中道而寡無嗣有女一人歸故少司馬新墟吴公之孫潛今且老矣恒自念曰吾不幸不及終事君子以畢養於舅姑然治家弗敢怠也歲計益豐顧世之人喜從事釋老之宫以覬身後之福者吾不欲為也吾少時歸寧則見信行至揭田路值霖潦即濘淖沮洳行者甚苦吾甚念之因語以時俾名諸佃傭募良工伐琶塘之堅

石甃為長衢肇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寔者吏之凹者實之如練之紓如砥之平路以里計者八金以斤計者三十又為亭以俟行役之倦者休馬往來之人無不嘉歎為名之曰義路而以時以記為託夫以孀居之姥而憂人之憂不出户而號名揮斥以成大役此非奇男烈士之所難能者哉義路語見孟氏書言義人所共由如路然不可踰也後之人履斯途憩斯亭也為女婦者可自省曰彼一未亡人爾乃能推其夫子之所有以恤人

矧吾輩處順境也可弗求自力於義以賛家政乎為男子者可自慨曰彼一巾幗人爾乃能捐所愛以公利濟矧吾冠圓履方者也可冒非義務相競以取譏里黨乎然則一徑雖小而所以繫勸懲者亦不可無紀也吳汪皆歙之鉅族而吳氏之父曰斯隆舅曰廷郁尤一鄉長者家範有素故吳氏之所植立過人如此若其行之懿節之堅他日當有綽楔旌之彤管書之茲不預道也

竹窓記

凡人情景之所適不在於瓌麗偉大之觀而恒得於卒爾偶然之頃睹逸態之駿發聆天機之自鳴躍然於心𩬊然於面而嗒然於口視所謂瓌麗偉大之觀直若枝拇贅疣無所用之而人亦莫能與知也柴桑處士把菊於東籬康樂公得句於池塘之春草是二物者何地無之山籬野塘又非有臺榭位置之巧而兩翁得之卒爾偶然之頃喜極忘言謂終身不可復置而畢天下之情景不足加之也高情遠韻翛然出塵千載之下悉能識

之哉吾邑孫君以德所居汉川有竹二三百本一日獨
坐窓下見竹之清隂羃窓間微風徐来金摐玉鏘其直
節挺然又若介士武夫相峙於前顧而樂之曰有是哉
天下之情景莫踰此矣乃顔其所曰竹窓聞者多為之
賦詠久之君出遊金陵諸勝處隨所寓而揭斯名盖不
能忘情也從子儒學生茂請予記之夫君之居汉川也
堂階庭戺之間嘉花異卉之植瓌麗偉大可以娱四時
勝一鄉者固足以樂之不厭乃獨有取於竹而又有取

於窗之下何哉其情景之所適殆冥會於東籬之鞠池塘之春草而君亦莫能以語人也乎陶謝之事尚矣然竊有感焉余家篁墩中歲居南山有竹一園適與窗對方竹之未盛也啓窗閱之惟恐其不猗然也邇歲以來竹日以盛陰日以繁翳我跳檣恒不見日且老目昏矣展書而不能讀伸卷而不能書每至窗下索然而返苦竹之蔽也君窗以竹而樂予窗以竹而戚則天下之情景其有所適不適又繫其逢焉不可一律也他日策節

訪君汉川上坐此窓下擊琅玕之節從諸君子賦詠取新篺而書之以為君壽雖不敢與陶謝爭能然情景所適得之卒爾偶然者留以備一時故事獨不可乎

訥菴記

訥非不言之謂謂不敢盡其所有餘爾古之人必有取於訥者非行不副之為懼哉言顧行則行慥慥君子矣行不掩其言則嘐嘐狂人矣鄒魯之遺訓如此訥誠學之首事而終身不可忽焉者與祁門汪君叔玉以訥菴名

久矣門人子弟與予還往者為求發其義予不及識汪君聞其人端恪靖慎寡訾笑凡事一於禮法不苟止而安隨殆其質之近訥也父疾亟欲多畀之田資其學君頓首固辭曰璠兄弟四業宜均不可以獨厚兄琳仲琦沒無嗣嗣琦以中子亦不私其所宜得者舉以均其季瑞君早以春秋鳴邑庠從講授者多取捷科名頷君乃屢舉弗第以貢授訓導定海升教諭新安所至本經訓立條約以身先之學者多服從而君以親老在洛兩年

即請致其事上官留之弗獲也跡是觀之君豈一於不
言者哉春秋聖人之律書也王伯之分夷夏之别正譎
功罪褒貶得失之際衆論蝟興不一也而君於是經考
詰問難不底於犂然不已成教於一鄉又成教於兩邑
曾謂訥者能之乎當義利之辨則力辭田於父再却貲
於弟毅然不貪非訥也行官達之途則急親之為養雖
挽留之不可翩然請罷非訥也盖君之為學必有所見
於行而後言之必可覆其行者也非不識訥之為義如

釋子之瘖老氏之黙而後為得也君年七十矣力其學不衰視其家皆治其配程與君齊年有静専之德二子洋溢皆執業守禮不敢譁焉殆習君之教而然乎昔師尚父年八十陳冊書於武王為銘其几曰皇皇惟敬而繼之口生垢口戕口衛武公年九十猶箴儆於國中其抑戒之詩曰慎爾出話而白圭之玷之喻至使人三復不能已然則古之人年彌髙徳彌卲者其要亦不出此君由七十以抵八十而九十固將心尚父武公而以一

訥為歸宿之地乎鄉之人欵君之廬而誦鄒魯之書者宜知所擇矣余不佞嘗以言獲咎於時誠有愧訥者今踰知非矣故不辭而為記諗於君且以自儆焉

重造休寧縣廳事記

休寧縣廳事肇造於丁酉之歲後十二年戊申始建元洪武迨弘治壬子則一百十有六年其獘甚矣乃請於朝而復作作未完而三山李公以丙辰秋至踰歲而完焉以予縣人屬記其成初李公之來見廳事起而未之

飾也廳後之正巳堂欹未整也儀門未修也門之外有東廊而西獨闕堂後之東北有秋水亭故址荒塞不治也則喟然曰以是壯縣而舉諸役何有乃若未遑焉者弗為耳爰注於心日規措之凡所需丹堊鉛黄以暨木石瓴甓之屬不兩月而川委雲集度可舉事則庀匠氏傭庶工繪廳事竪正巳堂各八楹葺廳事之東西廂若庫各十有六楹儀門屋八楹西廊踵興與東相媲三十四楹作亭故址畚土濬池仍宋額曰秋水以虞政暇而

休焉由是環其治所欹者正闕者增卑者暈飛密者鱗次蔚然而彩張炭然而𦍩峙勞不及民費不勤官百年之廢興於一旦非李公之才充惠孚誠不足致此予考縣志休寧境餘二百里户口十七萬有畸殆與古子男之國相埒也而堂宇頽焉非之理豈所以示出政涖民之重哉惟丁酉首事為六安徐公弼丞也門之葺為山陰杜公貫道正己之扁為雷陽周公德成秋水亭之立為宋丹陽葛公勝仲而壬子之請為清苑高公忠皆令

也以肇以繼雖出前令而李公實成其終底丕績焉後之人可弗思乎登堂則因已之享而思民之失業退食則因已之佚而思民之作勞憩亭則因已之樂而思古遺愛之在民者求與之齊焉如此則斯役之成庶於政乎有益非徒以準時制備職守而已李公名燿字文輝成化壬辰進士歷知秀水錢塘二縣以績最名拜監察御史賢聲翕然乃坐事謫武平衛幕未始以夷險介意其治休寧靖慎廉平視民如子規措所成乃緒餘之一

二非能盡其所展布也起而司專城佐藩臬入臺省盖有日焉而愛尤在於休寧不可以無紀公垂意學宫嘗斥僧地規為講堂及鄉賢祠而夏紋溪橋以石易木工費尤鉅皆力任之不沮余每稱其仁者之勇事當各有述兹不贅凡僚吏及耆民之與有勞者附名石陰

祁門縣重修平政橋記

徽郡在東南萬山間地斗絶水自高瀉而下若建瓴然當其平時可揭也一經霖潦則不崇朝而水暴至激鬬

迅奔勢若排山操渡者少失尺寸即覆溺相踵故度其滙流孔道而橋焉然水駛役鉅恒難於久民病之而有司數更代視簿書不給又遑䘏此哉祁門徽屬縣之一縣東有橋曰平政椒自勝國興仆不常而修於我朝洪武元年戊申蓋知縣宜春佘侯寶也迨弘治元年戊申一再甲子矣橋之敝也滋甚有釋法通募衆為之費尠力孱成而復毀值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過而歎曰古之人憂民之憂視有溺者猶已溺之而況受其直任

其責者哉是誠在我不可以緩乃首捐俸之入以庀工
親往規畫而民之尚義者勃然子來助惟恐後百需川
委取給無飢歉爰命法通及耆民三人司貨之出納而
董其役以乙卯四月肇工畚土疊石為隄於橋兩旁減
舊石埰之一而為七長為丈二十有四形南正方北小
揹而剡其上以殺水怒高去水幾二丈架巨木為梁設
闌檻為扂左右而構亭隄上使行者無恐勞者有所憇
踰月告成由是居民脫險而夷去危而安歌嘯驩呼頌

侯之德請記於予予觀事之成毀民之休戚恒有數存其間若斯橋之再興也適丙戌申之歲而今茲之役又必待韓侯之來乃克成之則邗人蒙休將自茲始然竊因是有感焉橋之得名非出孟子之說乎而孔子於子産目之曰惠人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意子産之以輿濟人蓋不忍冬涉之艱偶一為之爾豈所以盡其人邪世至戰國士益卑政益陋非極論以拯之則人知取足而已故孟子之所言者政本

也子産之所爲者仁術也充子産之心而進於孟子之說斯政平而仁不可勝用矣韓侯誦法孔孟以掇科入仕有不究心平政之說者乎矧以公勤材敏稱於時而於鋤奸惠民興學養士尤力兹橋固仁政之一端也遺愛所存將有大焉是爲記

重修龍宫寺記

休寧邑南三十里有地曰藍田藍田有寺曰龍宫始唐天祐二年興仆不一而名見邑志不泯也令不得擅興

佛舍而凡古刹得不廢於是有音祥者當國初來住是寺傳其徒福勝福勝以傳德琮德琮以傳文髙文成寺漸以壊乃募財力而新之作大雄殿八楹左為土地祠右為真君祠十有六楹中為法堂八楹東西為方丈十有六楹前為門屋後為庵湢之所二十有四楹輔以修廊繚以崇垣畢工於成化戊子以今計之蓋三十年矣里人黄景恩年九十餘嘗有功是寺謂文髙之徒法華等曰斯役之工費甚鉅而不紀厥成將後來者何所徴

以嗣其業於永久盡圖之於是法華等具其事來謁記
予觀四方郡邑志凡寺宇多起唐天祐中考其時國危
如綫而佛宮遍天下可慨也豈上之人素所重者在此
故雖叔世益崇奉之以覬其祚之復興乎抑諸鎮皆有
監軍使相與為此而不恤其下之不堪命乎歷宋暨元
或因或革有不暇論次者矣我高廟龍興凡諸小寺悉
隸叢林由是佛宮之減什九列聖嗣統恒用議臣言毀
新寺獨恕其舊者葢不忍一夫失所之霈恩也而龍宫

寺獲在古剎之列得重修以嚴其所事獨非幸歟雖然予則有進於其人者佛書謂水行莫如龍陸行莫如象能負荷大法者比之象然則寺之以龍宮名或以此邪予不及遊是寺而閱法華所獻圖實幽勝地大溪出其東古渠環其西渟蓄瀞深殆龍所窟宅而寺因以名又未可知也使為其徒者能相戒以事其教而承大法於已又能禱而獲豐歲於人則已之居是寺也無慚人之出財力以新是寺也無負否則兩失之矣可不勉夫

同知寧國府事姜公去思記

弘治十年秋八月同知寧國府事姜公用吏部言擢知廣西之慶遠府事行有日寧國諸生暨厥耆民羣起議曰公佐郡三四年嘗攝守事殫力勞心日不暇給其所食者宛陵之水耳今除命下臨進服金緋差少慰中朝士望不可復請留以私大夫之澤於吾人也宜列治行伐石勒文著吾人之不敢忘公爲來者勸則以告宣城諸邑之爲令者同然一詞而李君夢龍張君瀚發使與

書來請於新安予素則聞姜公名有學識能其官家居
三年得其政甚偉矧宣歙隣也而予方受命入與史事
忍可得辭邪蓋公之治寧國也以摧豪右惠小民爲己
責杜請謁守官常而不以利害自沮剔政蠹屏吏奸以
清庶務而振舉其廢弛待同列督所部侃侃忠告不隱
忍坐視以爲賢曽不踰時而民安於里士興於學百度
犂然上承下御有緒而不紊隣境之民訟不决者必言
上官願屬姜同知而上官亦曰非姜同知莫能辦此由

是受委叢沓走旁郡無虛月所在歡呼有寧國别駕姜老愈辣之謡致禱雨暘叶應官屬受成無後事之懲生徒請益有致道之所衆善萃止孚於上下而公欿然如有所不及政暇手一編披諷不輟或以行部覽觀山川發為篇詩道其所適怡然忘其身之在遠外也廵撫大臣奏治狀於朝請加旌擢廵按憲臣相繼論薦乃有慶遠之命而公論猶未㒽焉公名綰字玉卿江西弋陽人舉成化戊戌進士知湖廣之景陵縣六年以治最名授

監察御史莅南京屢有所建白尋與同列奏劾柄臣中貴人被謫公得判桂陽州六部及兩京臺諫請還公等疏十餘上不果其議論風裁談者至今壯之而公尤不以夷險為戚欣恩詒量移遂有寧國之政如此相昔董宣之果於鋤奸吳隱之堅於勵行張允濟之敏於斷獄光照史册不可尚已有若姜公英毅廉介而加以周練明決充其所至有不幾如古人者哉今被命領郡符於嶺表職守所在專行獨濟又非佐郡之比政益精澤益

廣功名當益新而寧國者去思在焉不可無紀也立石者儒學生王彦耆民楊玘等若干人

靜定山居記

靜定山居者浮梁戴公廷節之别墅而因以為壽藏者也公嘗讀書青峰山莊自署曰青峰生年尚少也而其志已恬然若有不涗於世故者矣既而舉進士為監察御史進知紹興府事再進參廣西布政事中嘗受詔廵視江防職思其憂以致疾黽勉在公久之出守浙東凡

九年政成譽孚而勞益甚有歸志焉又自署曰靜翁然以受恩公朝求所以稱其報者未敢遽請遂其私也屬在嶺右理邉務於安南日走瘴鄉疾益侵遂上疏懇辭得請歸老營此以居蓋距其邑南二十里居之後為壽藏樹石表曰明戴參政宅而書其陰曰希安居前鑿石塘廣袤可二畒形若半月塘之中架木為亭闢四牖各因其泉之來立名之而取以自況曰出蒙本其學之始也曰盈科志其成也曰朝宗不忘君也曰臨深示歸全

之意也居之外山徑委蛇蔭以竹木越三百步許樹石表曰靜定山居猶云靜翁之居定於此也噫若戴公其真有得於靜定者歟世之人行乎利害之途日惶惑而不知止其至於顛踣乃去既去汲汲焉為後計撓其心而不自若孰知靜定之為樂哉公之處也能以靜為學其出也守而不躁仕方亨而遽歸力方健而營一丘以自適曠懐雅度豈常情之可及哉然予竊有進於公者定而后靜曾子之所受於孔門也定而主靜周子之說

太極也靜定而動亦定程子之答横渠也盖必究心程子之説而後至善之地中正仁義之指可窺也夫靜定之義大矣公之從事於斯也久矣以是自名又以是名其所棲止將守其道終其身而弗變者歟豈徒曰適山水之趣姑賢於世之喜動者而已公之先居新安婺源視予同鄉公兄廷獻舉進士與予同榜公子顯以鄉進士來署祁門教事恒過予請益執禮甚恭且獲見其上春官乞終養之疏二庶有庭聞於靜定者祁門諸生王

臣輩樂其教仰其尊君子山居之勝不獲一造以考德問業為憾也請予記以壽公是為記

靜壽堂記

人之為德也靜而後有壽之象焉大抵壽者多靜也心恬而不競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應萬變有所恃而不㛰故孔子語仁亦不過靜壽而已苟置身於紏棼龎錯之場鬬其智力與世之人角勝以逞而求其能壽者寡矣祁門汪君孔昭庶乎其能靜而壽者歟汪

君早負大志治春秋究筆削誅賞之旨思奮迅蹈厲以
見於世視世之齷齪洩沓者殆不足道也郡邑大夫多
遣子從學其子率取進士云君不幸而失怙三舉弗偶
遂罷不試退修於家肆力羣經子史從者益衆成化初
提學陳御史士賢釋奠祁門學中聞君名以布衣辟行
分獻禮其為一時名流推重若此所居西莊泉石佳勝
君晚歲徜徉其間即其可釣遊吟望者凡十有六日詠
歌之且自號曰梅峯益有契於孔子仁者樂山之說而

忘其閱世之久也或曰君非静者敎其子福之甚勤福之果以世經中南畿秋試邇歲家人弗戒於火君亟救神主以出而目為烈焰所燻遂失明其自苦乃爾何有於静乎是大不然君子之學非一於静而凶焉弗之動也其動以義猶静也周子之主静義也於是君年七十矣福之構堂以奉君而卿大夫為題之曰静壽亮哉其可謂稱情者歟夫外物無所嬰其前則心益恬志益定神益安耄耋期頤之壽可坐享矣彼世之僕僕然躁競

惶惑舞智力而角勝以逞於終日與草木俱腐者其相去何啻霄壤哉予不及登君之堂然夙知君賢者而福之材器英偉所以償君與日者將有大焉輒因其請而記之君名顯德其先自歙徙祁門井亭里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後至宋丞相忠定公益顯堂成之又明年弘治丁巳十月望日記

陳塘寺彌陀殿重修記

新安郡西三十里有寺曰陳塘寺之後有彌陀殿者故

元嘉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仇公諱鉉之所建也仇公本名大都朔庭貴族而自署曰仇鉉亦猶狀元忠介公本名台哈布哈而自署曰達兼善酸齋學士本名哈雅而自署曰貫裕實勝國之中世彌文也仇公之為此役甚壯蓋以寓祝釐之意者故梁間所題無量壽三字以金飾焉公之卒也子孫奉葬寺北立祠寺中而占籍歙之王充至國朝成化丙戌始弗戒於火八世孫永顯永清等鳩衆再作規制有加住持永著督視惟謹

然未有記之者於是永顯之從子富從孫爵恕隆宗等具其事以請公之没去今二百年矣斷碑故牘無復存焉居人亦但知其為監郡之家而莫與究其詳者予為考郡續志及諸傳記知公以延祐初至郡嘗剏作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分司一新徽州路總管府署而名其堂曰率正經理一郡六邑之田而鐍臚學之莊稅一路之鐵冶凡五奏減其三歲旱率屬虔禱於命祠而復稔跡其嚴風紀之司慎出令之地厚於養士而薄於取民

神乎其誠而下被其澤一時良有司也彌陀之殿殆其餘力所及而亦當時上之人所崇事者在此有不得不然者歟公夫人洪氏别葬古岩寺之牛角塢有子八人其長曰道亨葬里之靖山堂諸孫曰保珍者别居王塘曰自堅者為揚州路學録又别居仇家塘各房子孫不下四千指豈循良之後造物者固相之而致其盛焉若此乎公之神既棲於是永顯等力修復之其尊祖之誠奉先之孝亦非世之喜自殖而徼冥福者可比予故不

辭而書之俾刻石祠下庶來者有考焉

延齡橋記

鄭氏之居歙西者有渠亘其南跨二石梁以便往來人因號雙橋鄭氏尚矣橋之右渠水支分而南與溪流合未有橋行者病焉鄭氏之老曰通祥方聚謀之其侄鯨之妻汪氏使語衆曰夫君之未捐館也葢嘗志於是弗及為也諸子又相繼不幸今老婦獨與小孫居而夫君之業故無恙請捐之以舉斯役用成我夫君之志衆偉

其說悲其意而從之乃名佃傭庀匠氏伐石畚灰諏日肇工爰自其門甃石抵渠而作巨橋其上來水東注作丁字洞導水南出砥石長丈有八尺廣如之而殺其二浚支流東南行三十餘弓作稚橋視巨者功半之而稚橋之南拯新路取捷以達通衢路甃石長八十餘丈廣五尺凡若干日告成行者無苦居者改觀衆喜而名其橋曰延齡謂汪氏以暮年撫孤孫而頌之且期之也於是鯨之從弟舉子時士人燦具首末來請記予觀三代

之時橋道皆領於官不以勤民其法具在後世因之而踵陋襲常不復注意視先王之政遠矣於是有好義之民起而圖之世以為難而況一女士能本其夫之志有奇男子良有司之所不暇者哉昔巴寡婦擅丹穴之利上之人為築懷清之臺不聞其能兼濟也蘇文忠公夫人乃舍所有繪浮屠之像以徼冥福比而觀之若汪氏之舉可謂賢矣鄭汪皆歙舊族節孝相望而餘又儒者謹身好學以詩鳴一時君子以是知汪氏之所得於家

範與其夫教深矣是尤可書者因并著之以告其後俾無忘斯役之所自云

篁墩文集卷十九

篁墩文集卷二十

明 程敏政 撰

記

黟縣重修縣治記

凡有所興作於其治者非必其才之充於已患之決於下夫然後事易集而功可圖也才不克則僅僅自守而憚於為患不治則上下之情隔而民不樂求集事而圖衆功之成於一旦烏可得哉若高君之治黟而百廢具

興殆所謂才充而惠浹者與縣之儒紳義民耆宿合詞而言於予曰髙君下車即剗其宿弊與民更始繼振其學之政而均其邑之賦使民知向方而足以自裕葢期年政成知其民之可與有為也而縣之廳事視諸廨獨甚前為令者苟安而已君曰是將以出政而涖民不可但已也言於上官請羡財以為之而凡學宫以暨憲司院若公舘若祠廟若食庾若橋梁若街衙若坊表壞者葺之弊者新之皆捐俸以倡募工以作一無所取於民